

王鐸書法類編

臨王羲之王獻之（二）

主編 楊惠東 許曉俊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王鐸書法類編·臨王羲之王獻之（一）

主編 楊惠東 許曉俊

惠年二五

姚建杭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王羲之王献之. 1 / 杨惠东, 许晓俊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
(王铎书法类编)
ISBN 978-7-5305-4674-1

I. ①临… II. ①杨… ②许…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J2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2020号

王铎书法类编·临王羲之王献之(一)

出版人: 李毅峰

责任编辑: 任莹 李正平 黄文新

技术编辑: 高振 郑福生 戎选伊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址: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58352900

网址: <http://www.tjr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作: 杭州典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8

印张: 10.5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7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書法之覺斯

姚建杭

吳昌碩譽其書『有明書法推第一』，林散之評跋『自唐懷素後第一人』，啓功更以『五百年來無此君』一句蔽之，其人王鐸也。覺斯法書，自清以降，評述者眾。覺斯雖因『貳臣』沈寂了三百餘年，但終難掩其藝術光華，由雕蟲末藝，得小道大成，重被書壇辨識、認可、推崇。『貳臣』是埋沒了他的藝術成就，還是成就了其藝術魅力？愚以為『成也貳臣，敗也貳臣』。

王鐸（一五九二—一六五二），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十樵、嵩樵，又號痴庵、痴仙道人，別署烟潭漁叟。明末清初河南孟津人。他的號很多，如小樵、石樵、東皋長、雪塘漁隱、蘭臺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雲巖居士等。這些雅號無一不顯示出他淡然塵世、夢華桃源、風動幡旗、掛單獨行的心境。王鐸兄妹眾多，常不能一日兩粥。雖然貧寒，不求人憐，不墜青雲之志。明天啓元年（一六二一）王鐸中鄉試，兩年後又中進士，入翰林，成了庶吉士。初涉政壇，自居清流，剛直不阿，拂逆龍顏，避任金陵。宦海沉浮，滿腹惆悵，仕途銀羽。原來達濟天下，普度眾生之願已然不存。崇禎年間，兩個幼女夭折，乞歸省親。隨即父母病故，髮妻馬氏也病亡舟中，幼子、四子，溘死逃難，全家漂泊，窮困閉厄。直至南京潰陷，王鐸隨錢謙益開城附敵，因此荃蕙化茅，氣節蒙垢。如墮地獄，再無翻身之機。上蒼何獨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亡其親人，墮其品節。王鐸要承擔什麼？難道就是為了造就這鬱鬱蒼蒼的書法？

王鐸十三歲時即已憲章二王，朝夕沈酣，如燈取影，臨寫《聖教序》，面對《集王聖教序》《淳化閣帖》一日臨，一日寫，『任是米芾能登堂入室，我也定能超過唐宋，直入魏晉』。儘管仕途、生活跌宕，然退筆成家，積紙如山，幾十年孜孜不倦，於書法中找回了生活裏失去的桃花源。王鐸曾說：『書不師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詩文，有法而後合』。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琅華館帖冊跋尾》並認為：『予書獨宗羲、獻。即唐宋諸家皆發源羲、獻，人自不察耳。動曰：某學米，某學蔡。又溯而上之曰：某虞，某柳，某歐。予此道將五十年，輒強項不肯屈伏。古人字畫詩文，咸有萬機，匪深造博文，難言之矣。』（臨《淳化閣帖》與山水合卷尾）。可以看出，這幾十年，王鐸對書技純粹的追求，及至中年也一再自謂：『予書何足重，但從事此道數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為。』以『皆本古人』為筌蹄，執着、偏狹地和古人古帖鉤勁，正如沙孟海先生所說：『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

功力又深，結果居然能得其正傳，矯正趙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於明季，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近三百年的書學》）他中年師法米元章，筆勢妙於起到，筆法正法眼藏，進而誇張運用，險勁沈着，方折勁挺。因此王鐸早期書作則相對又寧流暢，翕張之際有一種飄逸清秀的神韻。然傅山卻云：「王鐸四十年前，字極力造作。」王鐸「皆本古人，不敢妄為」的書寫技術已非屠龍之手，於楷體中漸悟師帖更需師天，師如來，而「規模模擬」，終究為別人之相也。

在王鐸年近天命之時，書稱「五十自化」之期，各地農民軍起義，此起彼伏，清兵入駐紫禁城，時局倒懸，朝廷搖墜。政治失意，生活窘迫，「月來病，力疾，勉書，時絕糧，書數條，賣之得五斗粟。買墨，墨不佳耳，奈何。」一個禮部尚書，常常蟬腹龜腸為日，而其書每每能賣得出去，命運總在不經意中被造化下了套。其時，他正在懷慶，而福王朱由崧也恰恰逃往懷慶。這一相遇，埋下了他命運曲折變故的前因。如果，他不在懷慶，如果朱由崧不逃往懷慶，再如果朱由崧沒有被馬士英等人謀立為皇帝，王鐸的命運會是另一番景象。雖然大明皇朝的滅亡已經不可挽回，但王鐸也不會因福王朱由崧感恩於他，而被委任為次輔。沒有這一「知遇」，王鐸也許會在顛沛流離中死去，也許會成為明朝遺老，一壺酒，一首詩，以娛晚年，備受後學稱頌，也許會被清朝政府軟硬兼施，作為尊重知識分子的擺設，入朝為官，和招附的前朝官員一起醉生夢死。歷史不能假設，南京降沈，錢謙益和王鐸迎接愛新覺羅，多鐸入城。他剛剛經歷了「北來太子」之爭，六次辭官未成，心力交瘁，這樣的狀態一再複寫，你說他還能遺世獨立，脫略細行，很少有人能做到的。王鐸的意志已經消磨殆盡，他需要的是安定，填飽肚子，然後再講仁義道德。家天下，天下苦，不知路在何方？前朝的官服破了，姑蘇城外，他再也釣不起故鄉的鵝毛月，後腦留起了長長的辮子，流雲暗了大明日月。揚州城內，到處「衣冠禽獸」。苦，心苦，問何處可漁隱？「我居然和尋花問柳，見風使舵的錢謙益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明末清初，闕下在傾側，社稷在更始，性靈在流浪，資本主義在萌芽，東林黨在「派對」，李自成在遊擊，吳三桂在彷徨。王鐸，一個儒學者，一個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卻「率百官降清」，歷史將會怎樣臧否人物？「忠、孝、節、義」向為國人處身立世之根本。他既沒有像黃道周那樣堅守節操，以身殉義而精貫白日，也沒有像傅山那樣精熟五經，燈下細書而飄然遠翥。作為一個困勉下學，才貫二酉的文人，他選擇了屈節辱命，苟且偷安。要將心靈世界不見一點漣漪，化不平為悠然，實非常人可為。王鐸在降清後的翌年書寫了兩幅神虬雄暢的章書長卷，內容都是杜甫記錄安史之亂流離生活的詩作，似乎在傾訴一種無常、無望、無告和無法排遣的無失悲痛。我們難以叩問王鐸在作這一

匪彝扶擇時，其內心是何滋味，抑或從他留下的詩篇中窺得一絲消息。『衰顏百事倦，自待意何言。冷冷階中草，萋萋河上園。秋風老馬嘶，夜月卧龍魂。』（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也許，書法成了他唯一可以避世且聊以自慰之所。執著多年的『皆本古人』，在巨大的心理壓力和複雜的情感自責中，反而積耻沈潛，鬱悵成章，自此王鐸有了突破性的創格，即傅山所說：『四十以後，無意合拍，遂能大家。』所以烜赫古今，自立一家，絕不寄籀於石軍，王鐸終於臨古出古，超越自己，超越古人，膽大妄為，獨闢新界。他深入秦漢篆隸之法，將『二王』行草體系發揮成雄強恣肆、酣暢淋漓、閎中肆外的大氣魄，既忠於傳統，又匠心獨運，於蠶叢鳥道中另闢生面，足以讓後世學者心旌神搖。

作為漢人，不論他有多麼優秀，王鐸的人生終將因『貳臣』的『污垢』為傳統文人所不容。這個被士大夫階層看作最不可原諒的『污點』，讓學士文人避之莫及，唯恐多關注些也會被其污了似的。在人所不齒的心理狀態中，即使是新政權對其也沒有足夠的容納之心，王鐸順清後，雖然被清統治者任命為禮部尚書、管宏文院學士，充《明史》副總裁，又曾為少保品位，但也僅僅幹過奉旨祭西嶽華山的差事。在王鐸祭華山、遊峨眉，返回家鄉後不久，便苛疾不起，其間始終沒有做過一件有利於朝廷、有益於民族百姓之事，於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二）正值其起步奔向古稀之年時，『火銷燈盡，入門返根』。生命只延續了七年。他的生命在苦悶中幻化，他的書法在苦悶中升華，然而他的所有才藝卻在『貳臣』的聲名中湮沒。

途窮困頓而生痛苦，遭變遇讒而生悲憤，此情理之必然。政治殘酷而生懷貳，卻是其主觀本心之流露。王鐸作為一個舊式文人，身處『里下小民』，亦至泣下，欲生食王鐸，方拱乾之肉。及弘光遁，鐸為市民所執，罵其誤國，眾手交加，鬚髮立盡之境，唯有將自己的生命與書法藝術生命視為一體，將心靈之火鑄成感傷而悲痛的書法旋律，這是一種發自靈魂的憂患。他一心向藝，相安時命，知足保和，唯其如是，才能從精神上重塑主體人格。他既然可以在做人方面拋棄忠孝、拋棄節義，在藝術上就更可以置圓規、方矩於不顧，雖品質恒撓，書風卻一掃時媚。但心靈中那條繃緊的線，一直牽扯着他那高度緊張的心。他的雄強，在不滿與知足的砥礪中因膽怯而發出吶喊。正是這樣一顆痛苦而憂勞的心靈，以其雄厚巨大的搏動，寫出了一幅幅鴻文無範、錐沙印泥的傳世杰作。

清人吳德旋在《初月樓論書隨筆》中有言：『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蓋得以其人而廢之。』在這個日益文明並走向繁榮、兼容並包的時代，王鐸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始，又重新被當代書壇辨識、認可、推崇，是因為開放多元創作風格審美的契合，還是其書法藝術魅力確實影響着當代書法家的創作與思考？我們應理性地看

待他，並予一個準確恰當的定位。王鐸作為一個創造型的大書法家，在中華民族的書法史上無論如何也是繞不開的。在此，我們從研究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觀照審視，王鐸以其無上菩提，棄絕眾相，不事造作，實現了「我無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的蓄志弘願。

無論哪個領域，能融合兩種截然相反的學術流派，其必將成為一代宗師。清代著名醫家俞根初將「傷寒學」與「溫病學」相融匯，合二為一，建立「寒溫統一」的外感病學體系。武術、書法亦善。王鐸以其超凡的藝術經略才能和脫俗的技藝藝爐，成功地使「禽魚結侶、冰炭同器」，而自成身氣。他吃定「二王」，力宗平原，不特其形，得神得法，與花傳神。王鐸在書法的創作實踐中為後世建立了諸如章法、墨法、鈐印等前無古人之理念。一為漲墨。它豐富了墨色，模糊了線條，增加了塊狀，虛靈透徹。王羲之沒有，王獻之也沒有，墨分五色幾人知曉？二為巨軸。巨屏長卷，橫山範水，字必魚貫的式樣，賣時為明人所好。且多作於綉絹之上，面對洋洋大幅，縱情揮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突破書法、尺牘、手卷案頭把玩的審美慣性，進入壁掛時代。為弱化寫字功能，強化藝術功能，使其成為視覺藝術一族，邁入展廳時代打下了堅實的形制基礎。王書的恢宏巨製，在當時無能出其右者。三為落款不主故常，章法無窮，橫豎隨意，黑白淑譔。在他眼裏沒有嚴格的正文和落款之分，只在章法美觀沖癢，這種不共法中之共法，為王鐸首創。四為鈐印。謀篇佈局，印章往往小於款字，王鐸卻是極為灑脫大膽，印面不但大於落款甚至大於正文，然仍能協調不突兀，覺斯風流末之有比。書界若設諾貝爾獎，他將是不二的人選。

王鐸是一位名稱於世的杰出人才。他早年浮聲切響因詩而命世，與其弟活躍於洛陽一帶，被稱為「孟津詩派」。其一生單就五言詩便逾萬首，自謂杜甫復生。因被乾隆列入《貳臣傳》，詩歌未能廣為流傳。王鐸畫若晨星，寂寂無餘情。書法冠絕一時，為書學界「中興之主」。其影響之盛，衣被鄰邦，非獨華夏。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日本出現過以宗法王鐸等明末清初書風而得名的「明清調」書法流派，風行東瀛。其中，村上三島因得王鐸書風而卓鳴聞野，席居關西書壇的領袖之位。

佛說，人有已知癡。王鐸告我，已知的東西成了他的障礙，王羲之是他的偶像，也是他的障礙，登上山峰後，自己卻成了自己的障礙。王鐸再告，爾鑽皮出羽謬發：『成也貳臣，敗也貳臣』之汗漫厄言，實可嘆也。

臨，非臨

王一帆

「為念劬老先生詞宗臨」，「曠老年家大詞宗」，「為龍淵郭年丈詞宗」……這是王鐸贈友人書和應酬之作的題款。本應鄭重而為、堂而皇之的事情，王鐸卻處理得相當隨性。仔細看來，這些贈書都是臨帖，有些甚至還是兩三種字帖的雜糅，文字東拼西湊，語句模稜不通。實在很難想象，在咬文嚼字、錙銖必較的「之乎者也」時代，還會有這樣的作品存在，而且還是饋贈之作。

王鐸的傳世書法作品，總數在百件之上，臨摹作品占了三分之一左右。這或許與他晚年保持的「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的習慣息息相關。他一直強調自己的書法是屬於正統「二王」一派，落款中的「摹吾家逸少」「學羲之」，正是尊崇「二王」的真實寫照。連他自己都說，《淳化》《聖教》《褚蘭亭》，予寢處焉！的確，我們發現在他三分之一的臨摹作品中，對於「二王」的臨寫竟達到了百分之七十。

然，臨非臨，王鐸常把臨帖當作「以原帖文字為題材的另一種創作」。拼接臨摹為王鐸所好，他時常打破兩三個尺牘原有的行氣和形式，進行拼湊重組。翻開淳化閣帖比對，有意思的是他幾乎都是從某行的第一個字開始臨寫，這張紙剛臨完《聖教序》，便又接着去寫趙孟頫的詩。以本書收錄的兩件《臨王羲之採菊帖》、增慨帖》作品為例，他將王羲之《採菊帖》與《增慨帖》拼寫在一起，改變了以往尺牘的形式，變成一件新的條幅作品。同樣是「九日當採菊，不似日欲共行也」的內容，在作品一中，他運用王獻之「一筆書」的表現形式，改變原有的節奏和結字，作品二中，融入了米芾活潑跳宕的書寫手段，加強字形的欹側，「筆鼓宕而勢峻密」。書中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可見，王鐸的臨摹不拘故常，屬有意識地「拼湊」，而非簡單「抄寫」。

如此而言，這些饋贈、應酬之作也是王鐸經心創作的。至於時人為何能容許其「語句不通，表意不明」，我認為一方面跟王鐸書法藝術本身價值有關，另一方面則出於其仕途身份的考慮。

除贈書上不落窠臼，王鐸在用字上，頗為注重古法，樂於將作品中的字形根據篆隸文字加以改用；其次，脫字、漏字也是王鐸臨習的一大特色。一篇《聖教序》，剛開始是個別字的疏漏，而後則是數行甚至數頁的截段。對原作中出現的一些不吉字更選擇丟棄，是「應請索」之故，還是背臨所影響的，個中原因我們已無從求證。

正是因為面臨諸多複雜的問題，我們在類編的編寫過程中，雖翻檢了諸多古漢語、字、詞相關資料，並吸收部分刊物的研究成果，但外說監測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有關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

凡例

一、編排

- (一) 王鐸書法作品存世量較大，《王鐸書法類編》從中選錄適宜鑒賞、臨摹、學習，且受公認的書法作品予以分類編撰。某些質量明顯較差的作品、偽作、手稿、草稿則不予收錄。
- (二) 將王鐸傳世作品分臨摹、創作兩大類，共八卷（二十冊）。其中創作作品以其形制分作立軸、長卷、雜書等，臨摹作品則以其臨「二王」、唐代諸賢及閣帖等法書歸類編排，並挑選出相應法帖附於後，便於研究和鑒賞。不同時期臨寫同一原帖的鈐在一個臨摹分冊內。
- (三) 各卷頁碼、卷內各分冊頁碼獨立編排。

二、釋文

- (四) 本書釋文採用繁體字。異體字、繁體字以《現代漢語詞典（繁體字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二〇〇一年出版》為準。
- (五) 《現代漢語詞典（繁體字版）》未標明的異體字，以《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為準。曾被列入《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但在《簡化漢字總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通用規範漢字表》中恢復使用義項的相關異體字不改。
- (六) 屬凡例第四、五條以外的異體字，如遇以下情況，改為現行通用正字：
 - ① 僅僅是結構改變，左右、上下結構互換的，如「腰」作「𦞮」，「男」作「𠂔」，「𦞮」作「𦞮」，「𦞮」作「𦞮」等；
 - ② 書體借用，從篆（如「走」作「𦞮」）、從隸（如「單」作「𦞮」）、從草（絕大部分看上去像簡體字，如「單」

作「單」、「舉」作「拳」、從行（如「走」作「辵」）寫法的；

③ 筆畫長短稍有變化的，如「拐」作「拐」等；

④ 筆畫稍作增減，多一筆少一筆的，如「明」作「明」、「富」作「富」、「暑」作「暑」等；

⑤ 部件字形稍作改變的，如「淵」作「淵」、「礁」作「礁」、「黎」作「黎」、「殺」作「殺」等。

（七）人名、地名中的異體字不改，如「巖筆」、「司黥老閣下」等。

（八）避諱用字，用缺筆避諱的改正，用改字避諱的不改。

（九）原帖中的俗字，不管是否和現代簡化字相通，均改回繁體正字，如「与」改回「與」、「器」改回「器」等。

（十）除明顯錯誤外，對原件中的錯誤一般不作修正。

（十一）不作斷句、標點。

三、標識

（十二）王鐸書法作品中的錯誤，作者有標記的多字、漏字，該字加圓括弧「（）」；有標記的改字、字序顛倒類錯誤，原字加圓括弧「（）」列在正義文字的後面；

（十三）王鐸書法作品中，書錄前人的古詩詞時書寫的明顯錯字（如王鐸作品中的「暉」，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版的《康熙字典》中查無此字），釋文中作了改正，正義文字加上方括弧「〔 〕」列在錯誤部分後面。如：『長安〔沙〕卑〔畢〕濕地』。

目錄

臨王羲之開別帖.....	1
臨王羲之此郡帖.....	5
臨王羲之清和帖.....	8
臨王羲之瞻近帖.....	9
臨大觀帖王羲之書.....	10
臨王羲之軸.....	11
臨王羲之小園帖.....	12
臨王羲之月半念帖.....	13
臨王羲之秋月帖.....	14
臨王羲之奉別帖.....	17
臨王羲之歲雜帖.....	20
臨王羲之敬祖帖.....	21
臨王羲之省前書帖之一.....	25
臨王羲之省前書帖之二.....	26

臨王獻之昨得不快帖	27
臨王獻之鵝還帖	28
臨王獻之願餘帖	29
臨王獻之餘杭帖	30
臨王獻之達遠帖	31
臨王獻之帖卷一	35
臨王羲之賓至帖、散勢帖、衰老帖	41
臨王獻之帖卷二	44
臨王羲之賓至帖、散勢帖	46
臨王羲之丘令帖、謝生帖	49
臨王羲之不審帖、清和帖	50
臨王羲之不審帖、清和帖	54
臨王羲之採菊帖、增慨帖	57
臨王羲之採菊帖、增慨帖	58
附錄	59

臨王羲之蘭別帖

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清操耳披帷之眼
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疏吾日就

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

甲申八月一日王鐸書於東閣

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清操耳披帷之眼
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疏吾日就
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
丁申八月一日 王鐸

時長子孫
海河坡東
新故加修

為相法家
為相法家
為相法家
為相法家

家子披帛
多子珠玉
新
甲子年一月一日
蘇東坡



臨王羲之此郡帖

和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此諸通滯非事

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

故舍逸尚能勞嘆無所復及耳

庚寅夏月王鐸臨

